


 环境史料

旧时北京城污水对环境的污染

王 伟 杰

(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)

北京城在元明清时只有排泄雨水的下水工程,下水工程分明沟和暗沟两种。明清时,北京内城的大干沟(都是明沟)有五条:一条是今白塔寺东街,注入内城南护城河,即大明濠;一条是玉河(御河),即从什刹海向东南,经今北河沿大街,南河沿大街亦入内城南护城河;一条是今北新华街,明代称旧沟,清代称东沟或河槽沿;一条是由内城西城牆内向南,注入太平湖,再入西护城河;再一条是内城东部泡子河水道。此外,还有交错纷歧的干沟、路沟和分沟,既有明沟,也有暗沟。外城的大干沟主要是龙须沟,它从虎坊桥起向东南经天桥至龙潭(湖),入护城河。内城沟渠的总长度,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时是十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三丈(《光绪会典事例》),至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减少到九万六千九百丈(《光绪二十八年奏稿》)。沟渠总长度减少的原因是淤塞。

明清时,沟渠分“大修”和“年修”。“大修”就是若干年大修一次;“年修”就是每年阴历二三月淘沟。但“京师修理沟渠,向来承办之员多不认真经理,甚或支领工料、钱粮从中侵扣,以致沟渠愈修愈坏,于宣泄全无实裨”(《光绪会典事例》)。例如光绪十六年(1890年)五月二十八日,京师“大雨淋漓,前三门外水无归宿,人家一有积水,房屋即有塌倒。至二十九日以后,大雨如注,尽四昼夜尚未稍息,家家存水,墙倒屋塌,道路因以阻滞,小民无所栖止,肩挑贸易,觅食为难,情殊可悯。……永定、左安、右安各门雨水灌注,不能启闭,行旅断绝。一切食物不能进城,物价为之腾贵。推其原故,皆由沟渠阻塞,水无所泄,关系殊非浅鲜”(《光绪东华录》)。

明清沟渠虽是雨水排泄通道,但地表的尘土、粪便、垃圾、污物也有一部分随雨水进入沟渠,加之在大街两侧等处,有“沟眼”的地方是倾倒污水之处。《寒夜从谈》载:“京师……城中人家皆无坑厕,其……溺器,清晨则倾门外沟眼中,而洗濯饭器之水亦入焉”。因此,“地沟藏纳污秽,每当暑雨蒸潮,黄

潦满街,浊污流溢,民间痲疫之作,未必不由于此”(《光绪东华录》)。

而最严重的,还是春季二三月淘沟之时。开沟时,“秽气外泄,行人不慎,往往灭顶”(《旧京遗事》),“道路不通车马,臭气四达,人多配大黄,苍术以避之。正阳门外鲜鱼口,其臭犹不可向迳,触之,至有病亡者。此处为屠宰市,终年积秽深沟中,一朝发泄,故不可当也”(《燕京杂记》)。而蒋士铨在《京师乐府词·开沟》中说:

街衢下列行水沟,道旁错落露沟头。

积秽所入淤不流,一岁一开夏整修。

……

窈然深黑恶气腾,往往沟夫死络绎。

疫气流行借沟气,月令触犯人身灾。

由于排水沟“窈然深黑恶气腾”,故淘沟的“淘夫”被熏死的很多,而且往往引起瘟疫的流行。

解放前,沟渠堵塞愈加严重,1947年只有五万四千丈的沟渠能够排水^[1],到1949年能够排水的沟渠只剩下六千六百六十丈^[2]。环境污染愈加严重。

“西城之大明濠,由西直门内之横桥起,至象房桥止,计长近十里,为西城……宣泄积水之明渠,两岸居民比栉,为热闹之街市,因年久失修,积秽蒸腾,为北京全市之最大污点”。由于“倾倒垃圾、秽物,沟内填塞已平,两岸更堆积如阜,阴雨则积水成泽,天晴则秽气逼人,在此人烟稠密之区,时有疾病发生之患”^[3]。

而东城的玉河,“解放前,沟里全是粪便,垃圾、死猫、死狗,每到夏天则是苍蝇、蚊子集中的大本营”,“是一条有名的臭沟”^[4]。

外城的龙须沟,解放前,以其又臭又脏而闻名。它是一条明沟,因“年久失修,淤泥堵塞”^[5],”“污浊不堪,(而)两岸贫民麇集,环境卫生状况极差”^[6]。它所通过的龙潭(今龙潭湖),“过去是蚊蝇繁殖的地方,四周杂草丛生”^[6]。

市内各处的排水沟,也淤塞不通,环境污染严

重。如“朝阴门内北水关，明沟秽水淤积，臭味扑鼻”^[17]。“按院胡同一带，每遇大雨，房屋尽在水中……，原有泄水大沟三个，均以填平，以致夏季雨水积聚低洼之处”^[8]。由于排水沟被堵塞，外城的“车子营、司家坑、老墙根及校场一至六条一带，霪雨为灾，积水甚深，房屋被侵，水浅处约三尺余，深处四五尺不等，倒塌之房屋，为数不少”^[9]。大佛寺大街的排水沟，深度不足一公尺，“以致每致大雨，该街一带积水汪洋，路面损坏，交通断绝”^[10]。“崇内大街，原有暗沟一道，大部分压在民房底下，早已淤塞，东单一带的秽水，无法排泄”^[11]。“西华门外自西安市场以北各胡同东口靠墙皇城根一带，原有顺水沟一道，在昔日每逢雨后，所有西四以北之水，流至各胡同东口，即入此沟，往北转东，再入什刹海”。但由于拆皇城墙和倾倒垃圾，“以致尘埃高于各胡同三尺有余，原有水沟亦被填平，因此不能泄水”。值“大雨连绵，所有各胡同东口均成泽国池塘”，又“在高阜处掘坑存粪，当此炎天蒸晒，其臭气实令人呕吐倒昏”^[3]。值得指出的是，解放前，什刹三海是周围地区污水的排泄点，乃一“蚊蝇猖獗，淤泥腥臭的大本营”^[12]。

本来，北京历史上的沟渠只能排泄雨水，不能排泄生活污水。因其“坡度过于平坦，流速缓慢，易生沉淀”，且“流泄方向不定，甚有倒流者”^[11]。但很多生活污水也排泄其中，致使排水沟的“沟眼”，“狼藉不堪，凡菜叶、瓜皮、粒米、毛骨之类，……被复于沟眼之上，猫犬来去，挠抓不休，既碍观瞻，又宜滋疫病”^[12]。如东直门大街西头南便道边，葱皮、菜叶堵塞（沟眼）甚多，秽水淤积，臭气难闻”^[13]。更严重的是，市内屠宰场的脏水亦排入下水道。这些屠宰场，“无日不在血水泛滥之中”，“深恐浸润过久，渗入地基”，从而污染地下水。

解放前，北京城内的河道，也是秽水的排泄处，像织女桥至中山公园的河道，有十五条秽水沟进入，其中有两是排泄厕所污水的。“秽水流入河内，发生恶臭”^[14]。围绕紫禁城的筒子河，东西两面有暗

沟入口，“两岸住户甚多，有以河身为污秽排泄处，以致秽质沉淀，宣泄不畅，每届雨季，浊气蒸腾”^[15]。

护城河是城内污水的宣泄处，再集中起来到通惠河。前三门护城河，由于“倾倒秽土、秽水，遂致臭味熏腾，河身淤积”^[16]。而绕城的护城河，就在“解放初期，流入护城河的脏水，多于流入这条河的清水几倍以上，河水污染，严重影响城市卫生”^[17]。

解放后，下水工程有了极大的发展。1949年能排污的沟渠只有22.2公里。到1983年，全市有雨水管道380公里，污水管道411公里，合流管道829公里，总计1,620公里。卫生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”^[17]。

参 考 资 料

- [1] 北平市工务局：《北平市都市设计资料第一集》，1947年8月。
- [2] 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：《市政工程小报》，第99期，1959年10月1日。
- [3] 北平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：《市政公报》，第一期，1928年7月。
- [4] 同[2]，第10期，1958年9月19日。
- [5] (伪)北京特别市公署秘书处：《市政公报》，第118期，1941年4月上旬。
- [6] 同[2]，第100期，1959年10月8日。
- [7] 同[5]，第20期，1938年7月中旬。
- [8] 同[5]，第23期，1938年8月中旬。
- [9] 同[5]，第27期，1938年9月下旬。
- [10] 同[5]，第74期，1940年1月中旬。
- [11] 中国市政协会上海分会市政评论社：《市政评论》，第七期第一期，1948年1月15日。
- [12] (北平)市政问题研究会：《市政评论》，第二卷第十期，1934年10月16日。
- [13] 同[5]，第12期，1938年4月下旬。
- [14] 同[5]，第163期，1942年7月上旬。
- [15] 同[5]，第117期，1941年1月下旬。
- [16] 同[3]，第二期，1928年8月。
- [17] 北京市统计局：《欣欣向荣的北京——三十五年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84年9月。